

書

前辨雅卷之十九

○釋天

天

雨

雲

雪

○天

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洞酌於是為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道格于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平咸乂

王家伊尹以道佐人主者故曰格于皇天伊尹臣
廩巫咸遞降伊尹一等故伊陟臣扈曰格于上帝
巫咸曰又王家而巳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
君也周官大宰正言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
則為有餘以祀大神示則為不足故於祀大神示
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以王家則可以享先王
矣不能格于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
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
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主言昊天而已大司成
曰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詒誓百官大宰辨祀下

言禋者情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王事上帝大
矣主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
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
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禋
之言也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
所當也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昊天冬
為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
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
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監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為蒼天則於夏

王家伊尹以道佐人主者故曰格于皇天伊尹
廩巫咸遞降伊尹一等故伊陟臣扈曰格于上帝
巫咸曰又王家而已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
君也周官大宰正言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
則為有餘以祀大神示則為不足故於祀大神示
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以王家則可以享先王
矣不能格于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
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
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主言昊天而已大司
曰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警百官大宰每祀下

言禋者情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王事上帝大
矣主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
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
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禋
之言也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
所當也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
為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
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
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監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為蒼天則於夏

為皞於冬為云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為
其易取易之者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皞
天者言一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取遠而
無所至極耶故詩於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伯曰蒼天蒼天視彼矜人
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賦我良人是也爾雅
曰穹蒼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桑柔之詩初曰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
次由靡有旅方以念穹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
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士守而君子反無旅力以

念穹蒼也昊天者文以明與玄天反詩曰浩浩
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德矣夏
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曰浩浩昊天不駿
其德則失其所以為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戲
得之以襲氣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為大
月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為言愁也方是
時萬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昊閔也
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昊天疾威昊天疾
威尚非所宜昊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虺

為皞於冬為云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為
其易取易之者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皞
天者言一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
無所至極耶故詩於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伯曰蒼天蒼天視彼矚人
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賦我良人是也爾雅
曰穹蒼蒼蒼天也穹一形蒼蒼言色也桑柔之詩初曰
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
次由靡有旅方又念穹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
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士守而君子反無旅力以

念穹蒼也昊天者次以明與玄天反詩曰浩浩
天不駸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德矣夏
曰昊天昊天則宜駸其德矣今曰浩浩昊天不駸
其德則失其所以為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
得之以襲氣母伏藏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為大
月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為言愁也方是
時萬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昊天
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昊天疾威昊天疾
威尚非所宜昊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魏

于旻天正言旻天則望之以其闕也禮曰旻天不
弔意亦是也傳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
天貌高高上天貌蒼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
昊天明明而小明白明明上天則皆失其所宜非
所以為天矣蓋周之興也燕及皇天及其亂也非
特萬物失其性雖天猶失其所宜矣故昊天德
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而明也大所
以臨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其於命也復矣故天
玄而上地黃而下也天玄而上地黃而下則昭昭

折不至矣故是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
上天也

○雨

說文曰水从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為風和而為
雨故凡易稱兩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
祁祁滄陰雲也亦或作契滄水氣之雲也傳曰雨
雲水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則雨足
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滂陰
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為善詩曰靈
雨既零命彼官人星言風駕說于桑田瑞應圖曰

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星晴也言夜而
雨夙而星見於是督農桑此傳所謂務村訓等
者也監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
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鬪旅之愁於是為甚
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為正
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又
曰益之以厭厭滂沱大雨也小雨謂之霖霖釋名
曰言纖縈瀝瀝雲瀆如人之沐唯及其上支而已

不濡也蓋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霖也說文
曰秋種厚糞故謂之麥然則霖言其上霖言其下
矣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方黍之苗也暑雨暴
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慙矣將以潤之
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為善今俗五月謂
之玄龍雨曰隔轍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分域雨
暘往往隔一轍而異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言小畜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為密雲而已傳
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
霖雨晴曰齊雨而晝晴曰啓雨水曰潦時雨曰澍

○雲

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轉之形其上父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為雲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為号應於二則為号應於二而盤薄則為雲云旋也号者象其氣之舒号莊子曰於号以蓋衆義蓋取此古文雲字又有雲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為象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為氣出之難也春秋傳以為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云又為云為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

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云聖人之事也故能常与吉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為象母猴制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謂之云為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奮号蔚号南山朝階嫁号變号季女斯飢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於民則柔良於是失職奮會也蔚鬱也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

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為雨地氣上為雲陰中
之陽也天氣下為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
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雨者
陰陽之和也然而朝云喜暘暮云喜雨故詩言會
將不雨之虞又言朝階也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
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則朝者陰散之時
非所以為雨矣淮南子曰山雲章莽水雲魚鱗旱
雲烟火澹雲波水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階則山
雲章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
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

之晉天文志曰縞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朱
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大雲者氣也地氣異矣
故雲之成象亦以不同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
或然也左傳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蓋吉凶之
兆有在於雲者欽先王占焉傳曰青為蟲白為兵
赤為旱黑為水黃為豐年此五雲吉凶之授也莊
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神人者乘
虛不墜獨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
浮游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天夏
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凌則雲暘而異寒則

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隰甲
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露不
望浸淫被泊而已矣雪不封樹凌殄毒害而已矣
雲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商或曰二色曰商外亦
內青謂之商雲太玄曰紫蜺商雲朋園日其疾不
割紫蜺商雲朋園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
小人並進此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商雲
不知刊也言紫蜺商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刊故也
紫蜺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

○
○
○

說文曰凝雨說物者以凝蓋雪雨之可歸者也亦
能淨分穢 蓋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詩曰
雨雪漙漙見晁曰道雨雪浮浮見晁曰流言君子
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晁日氣也纂
曰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日晷日初出曰明日
昕曰晞日温曰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
旰日將暮曰薄暮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
以霏霏既優既澤既霑既足雰雰盛也三農之事
雪則欲盛而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
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兩言小雪言

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
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
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霽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
之入土深且無之弱又可以覆陽於根著泥勝之
書曰雪者五穀之精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
之矣旱今雪寒其則為粒淺則成華華謂之糞糞
詩外傳云雪華曰糞凡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
出是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言雪之所加物
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則危亡之兆見矣霽
霽陰剛之微也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後雪至

詩易以為始亂之象爾雅曰雨霽為霄霽從
隹省霄从消省詩曰見隤曰消蓋雪以微温搏之
故散而成霽郭所謂水雪雜下謂之消雪是也
說文曰霰糶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
所謂糶雪義蓋如此今名漚雪亦曰温雪然臘雪
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略如所月雪亦以微
温搏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蠲壓瘴癘其以
此乎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電

陽電陰為霰陰包陽為電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電

陰之專氣為霰是也申豐以為古者藏冰固陰互無霰蓋陽無所洩霽之所以生也霽形今似半珠其粒比日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霽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霽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霽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霽霰雪傳曰木再華夏有霽豈以陽始無所洩及其晚出也故木至再華而夏有霽欵

○風

天地之氣靈而成雲意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

而出於陽爾雅曰南嵐謂之凱風東風謂之之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為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與兌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谷風上之厚者涼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絕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

陰之專氣為霰是也申豐以為古者藏冰固陰
無霰蓋陽無所洩霽之所以生也霽形今似半珠
其粒比日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霽三出而成實此
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霽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霽
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
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霽霰雪傳曰木再華夏
有霽豈以陽始無所洩及其晚出也故木至再華
而夏有霽欵

○風

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

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
谷風西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
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
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
其自易曰巽為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與
兌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谷風上之厚者涼
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絕詩曰習
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
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
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

人事豈可以責其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凱樂也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凱南風謂之凱風
則天地之怒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
雪其雱北風其喈雨雪其霏風以譬威雪以譬虐
雱蓋言聚霏蓋言京者其刻也喈者其和也自
今觀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也則風
候更和故是詩風以其喈雪以其霏為後喈也和也氣和則声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霾卒
曰曠也其陰也其霏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
為霾陰而風為曠霾下也曠上也此言州吁之暴

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霾如風霾矣又增以
如風曠矣又增以雷明有加也傳曰積風成雷
其此之謂乎爾雅曰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疾郭
璞以為積暴風從上下也疾暴風從下上也按詩
傳云積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
意異矣蓋風之銳而上者為疾風之旋而上者為
積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扶搖即疾
是也羊角即積是也今羊角轉旋而上如焰焚輪
之象也谷風一章曰維風及雨二章曰維風及積
雨者朋友相与致其道以下達之况也積者朋友

相與致其道以上達之况也蓼莪初曰南山烈也
 飄風發也卒曰南山律也飄風弗也回風謂之飄
 風荀子所謂輕利僈率如飄風者也發也暴也
 弗也乱也烈也言幽王不惠律也言幽王不
 平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匪風發兮是非
 有道之風也發也者匪車偈兮是非有道之車也
 偈也者風生於火故物或以風化亦或以火西方
 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火
 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詩序曰閔睢風之始
 也所以風天下而止夫婦也冰生雨也更以成水

以生風上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為庵以此故
 也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陽奔厲天之
 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
 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温得火之氣則炎得
 水之氣則烈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
 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
 徐回草木發榮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
 其露降澧泉涌爾雅曰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
 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
 湛益造化權輿以為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

相與致其道以上達之况也
飄風發也卒曰南山律也
飄風弗也曰風謂之飄
風荀子所謂輕利僇率如飄風者也
發也暴也弗也亂也烈也
以言幽王不惠律也
以言幽王不平詩曰匪風發兮
匪車偈兮說曰匪風發兮是非
有道之風也發也者匪車偈兮
是非有道之車也偈也者風生於火
故物或以風化亦或以火西方
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
詩序曰閔睢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也冰生雨也更以成水

火生風也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為庵
以此故也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
折陽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
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温
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
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
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
温風徐回草木發榮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
翔慶雲浮其露降澧泉涌爾雅曰四時和為通
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
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湛益造化權輿
以為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

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俗通曰猛風曰颶涼
風曰瀏微風曰颺小風曰颺

埤雅卷第十九 終

刊埤雅卷之二十九

○釋天

雷

斗

電

漢

月

星

○雷

說文曰陰陽薄動雷兩生物者也以兩晶象回轉
之形今俗曰回雷回雷雷也震雷謂之劈歷震言
所以振物也其緩者震說文曰雷之餘聲鈴鈴所
以挺出萬物也先儒或以震為疾雷蓋爾雅疾雷
謂之霆霓先儒豈讀此故誤歟亦或謂之電者霆

亦非電也蓋有庭則為雷音蟬則為電淮南子曰
陽相薄感而為雷感而為霆又曰疾雷不及塞
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
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
从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从二回也月令先
雷三日奮不鏗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遇雷風
烈必變折以畏之威也小民不畏天威僻慢褻瀆
或至夫婦交構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
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癩癩狂故曰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也詩曰緜緜翼翼言緜緜翼翼者

陰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為隆隆而雷非雨
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
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
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
其下雷風號令之况也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

雷不一風不一雨
雷不一風不一雨
雷不一風不一雨
雷不一風不一雨

况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
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合而
章然後為噓噓然雷電合而
若今震雷雨電俱赴者所謂
君子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

亦非電也蓋有庭則為雷音庭則為電淮南子曰
陽相薄感而為雷感而為霆又曰疾雷不及塞
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
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
从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从二回也月令先
雷三日奮不鏗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遇雷風
烈必變折以畏之威也小民不畏天威僻慢褻瀆
或至夫婦交構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
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癩狂故曰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也詩曰臨降嘉禾言臨降而嘉禾

降而雷轟轟而熱也說者以為隆隆而雷非兩
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
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
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
其下雷風號令之况也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
之下則雨矣故詩以况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
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合而
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嗑然雷電合而
章又不必雷電皆至若今震雷雨電俱赴者所謂
雷電皆至者也故君子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

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曰輝輝震電不寧不令
言雷電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
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塔發而已矣
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矣

○月

說文曰太陰之精象形內象蟾蜍之形故夕以月
半見而林罕以為象其未有蟾桂之狀也釋名曰
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
死復蘇生也晦月終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
光盡似之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朔而月

出西方見夕莫也故王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
謂此所謂朝夕故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
方夜見尚書大傳以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
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
日兮彼妹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
方之月兮彼妹者子在我閨兮在我閨兮履我發
芳復禮也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
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君無失道如東方之
日以禮即我故彼妹者子在我室兮也自無失道
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妹者子在我閨兮也

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恒上弦也升言有盛而無降恒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哉生明又曰哉生明說者以為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生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在其上與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弦疲牛望月而喘物之憚怯見似而驚有如此者蜃子曰懸於堯者吹堯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水大火氣之精為日積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為月故陽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易曰離為日坎為月其以此乎

○星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星精也月魄也雲魂也釋名曰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知士惟月庶民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丁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

於外則天下幸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
使難滋大而已故是詩刺之詩曰譬彼小星三五
在東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更見日月夫
婦之象也則大星以况姪娣而小星當賤妾矣蓋
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故詩正以三五况
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者五噶以冬見於
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也猶之小星隨
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人之惠
不逮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娣兩兩當父故詩又以
參昂况之參昂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在於

東則以夕並見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
名少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人事
而已哉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發於山川
垂陽之象也窳陰之象也堯典春曰中星鳥夏曰
日未星火秋曰宵中星虛冬曰日短星昴或言星
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昴相備也蓋聖人
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言
星火則以見四星之次也先儒以為四方七宿各
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形後成龜形
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

之玄武則玄武七宿宜具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
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虛危以前象蛇室壁象龜
梓慎所謂宋鄭其幾乎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
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旒七旒
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
營室也四旒變言龜蛇亦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
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旒故也爾雅曰天根
氏也蓋氏一名本亢亦或謂之天根周語曰天根
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而
而墮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根亢也本氏也

也天根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室之中
功其始說者以為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營制宮
室故謂之營室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
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
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
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為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
為龍見而雩水昏正而裁若此之類所謂以日星
為紀者也



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

為物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
成者也太玄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
盈言萬物豐於德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從面已為
冠子曰斗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方俱成
此之謂也易曰豐其部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
中見沫沫蓋星之微者薛云輔星理或然也孔子
曰豐其部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
中見斗尚非所宜日中見沫尤非所宜矣蓋三應
上非所宜應而應焉非所宜應而應焉此豈所以
更其於四也按曲星離下震上離為日震二陰一陽

一陰象也陽柄也故曰日中見斗詩曰曾孫維
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帝取象於雷斗
取象於斗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若
尤禮今此曾孫維主更以大斗酌之則以尊事黃
帝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為厚也郊特
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明王者不
敢主天與燕主膳夫同義

○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
漢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

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
瞻仰昊天有嗷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繁星備
見則亢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
以今觀之炎夏旱曠而熱則小星森布如其星
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詩曰維
天有漢監亦有光言有光而無所明也蓋沉幽三
無監察之實矣又曰政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況其外政彼織
女不成報章言有織之名與象而已無成女事矣

彼之實也皖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牽之名與象
而已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則以況其左長
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養人以啓道主德
或當養人以慶績王事今皆有名位而已無其實
也又曰有求天畢載施之行天畢又以況王也畢
者所以助載鼎實則天漢言幽王哲不足以昭察
天畢言幽王惠不足以化養亦皆有名位而已無
其實也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則以況王
故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
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

揭斗南斗也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箕在南則斗
在北矣箕則以況其前斗則以況其後不可以歎
揚言有箕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歎揚之實也不可
以挹酒漿言有斗之名而已於養人無挹注之實
也箕之用在舌言翁則其形反矣斗之用在柄言
揭則其形覆矣此又言箕斗之將落而其象變也
蓋二十八宿者經星會於天而不動者也至於向
晨則天牽之而西沒故此於斗言西柄之揭是詩
於織女言不成報章則非不以也而成而已矣牽
牛言不以服箱則非不可也不以而已矣於織女

言以猶有織之象也於牽牛言皖猶有牽之象也
至於箕斗言不可以歎揚不可以挹酒漿其舌則
言翁其柄則言揭以明幽王內外左右前後之臣
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監亦有光猶有光也載施
之行則言天畢虛設於上具位而已矣夫幽王之
君臣皆有各位而無照察化養衣被轉輪啓導養
績歎揚挹注育人之實此東國之所以困於役而
傷於財也故其卒篇所陳如此夏小正曰漢按戶
漢按戶言正南北也



此也下
之履次反赤白色

雌曰虹雄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屬者
雌也一日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雷

雷鳴乎月上下如弦之時
之相如此者蓋不可得而
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
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
母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
王侯國且注於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壘大一
石刻為雲雷之象蓋無雲而雷異也故壘併書雲
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書之其事土以黃火以

此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詩以為巽飾天子
王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此
主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
雷益則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
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
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兩耳塞耳不聞雷震
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徒兩耳足以窒之又况障
之有大於此者乎



陰陽湯燿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從回電以

雌曰虹雄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屬者
雌也一曰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雷
不蓋響令人腹中雷鳴今月上下如弦之時
輒環里俗忌之物之相如此者蓋不可得而
推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
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
害出則興利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
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壘大一
石刻為雲雷之象蓋無雲而雷異也故壘併書雲
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壘之事主以黃火以

此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韓詩以為壘飾天子
王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此
主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
雷益則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
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
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兩耳塞耳不聞雷震
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一徒兩耳足以窒之又况障
之有大於此者乎

○雷

陰陽易經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從回電以

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為電故也或曰
雷出天氣雷出地氣故電以坤省管子所謂天冬
雷地冬震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
說卦曰離為電電火為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
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生
火燒石投井則起雷又况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
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嗞嗞又曰雷電皆至豐
雷電嗞嗞言雷電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
五日始電今早曠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

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說文

霓以為屈虹青赤亦或白色陰氣也今俗謂虹為

虹音絳虹絳也一名蜺爾雅曰蜺蜺謂之蜺

蜺虹也蜺為擊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

成虹是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為實虹小子之虹虹

潰也詩曰蜺蜺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為夫婦過

禮則虹氣感諱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

霓不見則天婦過禮虹氣為盛理或然也蓋地氣

還矣夫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夫水氣

之在天成虹又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况

於人乎所以痛止夫奔也故曰蜺蜺止奔也傳曰
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蹏朝歌墨子曰車有是哉
非雲言朝則以況淫奔之始蜺蜺言晚則以況其
終終則言不復雨矣雨者和之象也先儒以為雲
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爨日自側視之
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
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
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為虹常依陰雲
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
東方故詩云蜺蜺在東之文從東以此故也

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
旁者四時常有之雌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世
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
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
丈之間如隔縹緲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
則為日光所鍊



三

後雅堂

書